



# 大头菜，贮藏心底的爱

□ 罗坤

小时候，老家灶屋前有一块自留地，那是母亲的天下。母亲把这块地分成了几块，有的种青菜、莲花白，有的种莴笋、白菜，有的种大蒜、西红柿，而最大的一块地全种大头菜。大头菜外形和青萝卜差不多，但比青萝卜壮实，质地紧密，水分少，纤维多，呈锥形，肉白色，有强烈的芥辣味。

冬季收获了大量的大头菜，母亲会清洗两个，用菜刀把它切成细细的银丝，在开水里一焯，去掉呛人的芥辣味，用香油蒜泥凉拌，便成了极美味的下饭菜，脆生生的，口感很好。

多数的大头菜，母亲会用盐来腌制。大头菜挖回来后，用清水反复清洗干净，大头菜的褶皱里有泥不好洗，就用刀削掉，拿刷子刷干净，然后放在簸箕或篾席上晒上七八天，或者用铁丝串起来晒。大头菜晒蔫了，用手捏起来感觉把唧唧的，再放清水里清洗一下，就可以进入用盐腌制的下一道工序了。一斤大头菜放三四两盐，拌匀，盛在盆子里腌两三天就可以了。用菜刀把腌好的大头菜从中间切开，但不要切断让它连着，再依次把这两半边大头菜切成片，也不要切断，切好后再糊上拌料。拌料是用辣椒粉、花椒粉、五香粉按比例配成。做好的大头菜，依次放在坛子里，坛口用塑料袋包住，再用细绳拴紧，盖上盖子，坛口加上水，腌制一两月就可以吃了。

母亲不只是做大头菜，还把自留地里收获来的大蒜、青菜、菱角菜、蒜苗等，用簸箕晾晒起，软绵绵的就拿盐来浸，浸一两天就可以了，再用坛子一层一层地码起来。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做汤或者凉拌，就是我们家春节招待客人的一道美味了。

来过我们家的亲戚或朋友，都喜欢直接吃母亲腌制的大头菜，脆脆的、香香的、辣辣的，让人口齿留香，难以忘怀。母亲最爱做的一道菜是将腌好的大头菜切丝，加上蒜头丝、姜丝、瘦肉丝爆炒，在粉红的肉丝、黄色的姜丝、白色的蒜丝的映衬下，爆炒大头菜煞是好看，奇香无比……记得有一次大舅来我们家，母亲在锅里倒上少许菜籽油，用青椒丝、红椒丝、姜丝和蒜丝混合大头菜丝炒。酱红色的大头菜浸在金黄色的菜籽油里，既好吃又好看。母亲又用面粉烙饼，把香灿灿的大头菜丝夹在一张张饼里面，就像现在的肉夹馍或汉堡包的吃法，煞是好吃。

多年以后，一看到腌制食品，便会生出许多“依恋”，似乎母亲的病痛好些了，又能撑起身来为我们兄妹腌制大头菜了。

母亲短暂的人生，是和支气管哮喘、肺病、心脏病搏斗的一生。虽然疾病折磨着她，但她没有喊过痛，为了我们兄妹坚强地活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就像一盏快熄灭的油灯，苦苦地支撑着同病魔周旋。在我十岁那年的冬天，母亲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我不时梦见母亲还活着，睡梦中母亲做的大头菜越来越香……

## 征稿启事

华西社区报家园版长期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四川省内读者征集原创副刊作品，欢迎大家投稿。

### 一、征稿要求

稿件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题材不限，主要以城乡工作与生活为素材，力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字流畅。散文、随笔字数控制在1000字至1600字，诗歌在20行以内。

稿件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开户行名称及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申报个人所得税用)。

### 二、投稿邮箱

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550942923@qq.com。

# 习惯在床上放些书

□ 周丁力

我与许多读书人一样，喜欢在床边放一些书，我曾戏称之为“与书同床”，也就是无论醒着还是睡着，在属于自己的那张床上的一侧或枕头边，都有自己喜欢阅读的书放着。书籍是人类最好的伴侣之一，最好的伴侣应该放一些在“窝”里，便于时常亲近。

那些与人同“窝”的书们，一直是安静的，但永远不会沉沉睡去，它们像最要好、最忠实的朋友那样，随时能够与你呼应与交流。在床上，它们既不会抱怨你占据了过多的空间，也不会讨厌你说梦话、磨牙或者鼾声如雷。所以，书籍有资格成为我们在床上等私密空间的佳侣挚友。

“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夜里安眠何所在，半榻明月半榻书”。其实在人世间，喜欢在床上放一些图书的人非常多，其中就包括一些名人和伟人。

除了与书相伴而眠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世间还有另一种与书同床的方式。比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他与书同床并不是在床上摆上书，而是将头靠在枕上，而将书放进脑子里。据说他青年时读《数学导论》，每天晚上上床前先读一章，然后临睡前将书放在枕边，关了灯躺在床上默记读过的内容，有时默记不下去了就打开灯看一下，关了灯又

默记。只有这样过后，他才肯进入梦乡。就这样，一本厚厚的数学专著就被他熟记下来。而在他整个的求学过程中，大体上每晚皆如此。

我说这些并非要攀附名人，这种习惯的养成不用去向别人学，但凡喜欢读书的人，大概都会认为躺在床上读书是人生一大快事。有时是为了方便，有时是因为自己拥有的空间有限，有时是因为喜欢，有时是出于刻苦，有时也可能是出于懒散。

几十年前，我在读师范的时候，学生宿舍空间有限，便开始有了在床上的一侧或枕边放书的习惯，并且保留至今。细细想来，我与书同床的方式大概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放一些书在枕边，虽然有时并未阅读，但有书在一旁心中感觉踏实、心安；二是倚在枕上捧读，与书面对面；三是有时心烦或者失眠就在心中默诵自己喜欢的有助于静心的诗词或文章片段；四是有时凌晨醒来难以再睡，就拿一本枕边书共迎黎明。如是，在悠悠岁月中，迁居数次，床虽然换过好几张，但床上总有书籍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充实、抚慰、陪伴了我几十年。

迄今为止，我的床上仍然放着书，这个习惯必定还将延续下去。

# 感怀四月天

□ 唐安永

三月春花灿烂，四月芳菲盎然。

每年的四月天，处处芳菲浸染，花香四溢，时隐时现，或浓或淡。河堤两岸的柳树婀娜，碧水传情；远处山峦叠翠，景致优美。这让我想起著名女诗人林徽因的诗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特别是读到金岳霖先生写给林徽因的挽联“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不由得感叹人间四月天的确很美。

阳光明媚，芳菲盎然，我要感怀四月天。

四十年前，我的四月天，是春天里各种花香充盈的时光。

我的家在那海拔千米以上的山里。山下，四月的河边百花早已谢幕，可高山上的桃花、李花和那金灿灿的油菜花正蓊蓊郁郁。放眼望去：或金色，或粉色，或红色，或雪色……组成了一片花的海洋。远处的山脊上，最耀眼的是开得正艳的映山红，一团团像火的映山红点缀着整座山体，这里一丛，那里一片，团团簇簇，在青山绿树之间云蒸霞蔚，让整座山都空灵含蓄又热情似火。

放学后，我和同伴去河边钓鱼、去山上采花，去花香四溢的田间看忙碌的蜜蜂和一掠而过的飞鸟……回到家，还能见到那梁间燕子的呢喃。

乡村热情奔放的土地让我展望未来，但未来于我很迷茫，又不知如何逐梦，举头仰望浩瀚宇宙，苍茫而遥远。爬上山头，看着远山一地舒展的绿野，明白了生机盎然是乡村的底色。我在四月的天空里逐梦，在云卷云舒的大山里感叹时光的匆匆。

年轻的岁月，像春光一样倏忽而去，如四月的花香飘散。

三十多年前，我荣幸地走上了讲台，我的四月天迎来桃李芬芳。如雪的槐花，含羞待放，一朵朵，一串串，一簇簇，在一片片嫩绿的叶子中，香气在空气里氤氲，白得是万分纯

洁，紫红得百般妩媚，让人忍不住摘一串，捧在手心，含在嘴里，阵阵幽香让人陶醉，我的生活犹如浓浓的槐花香一样美好。

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学生，同学们的眼睛像闪闪的星星盯着我，他们认真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边听我讲课一边做笔记。如今，我的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同学们诵读课本里美丽的文字的场景。那时，我用心用情倾听他们的语气和情感，并在朗朗的诵读声里和他们共同走进文字的意境中。我常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一些很有价值或有趣的问题，同学们总是很天真地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疑问要问我，我们像朋友、像玩伴一样相处。淡淡的槐花香味被四月的风挽着，从窗外轻轻地、静静地飘过来，拂过我们每个人的脸颊。就像远处的海浪，轻轻地拂过沙滩，轻吻我们赤裸的脚丫。站在讲台上的我很幸福，一看到孩子们快乐地学习和成长，我所有的迷茫和不快乐，都如四月的云烟，被春风吹得很远、很淡，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喜爱那样的时光，爱那时候的自己，爱那被槐花染香的一切。

三年前，我的四月天，灰暗而又充满光芒。因为疫情不得不宅在家里，可我心里依然沐浴着春风，空中课堂给我和孩子们搭起了在线教学的平台。孩子们在家也不耽误学习，而彼时，全世界许多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们正挣扎在生死线上，很多战疫人士正冲锋在抗疫一线。

年轻的时光是珍贵的，也是美好的。岁月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快乐或悲伤而停下，也不会因为你的成功或失败而滞留。珍惜当下，把握现在的美好时光，心有梦想，行在足下。四月天给人力量，四月的鲜花给了我前行的梦想也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四月天如诗亦如画！我爱四月天，感怀四月天。